



(接上頁)莫干山地區風光秀麗，遊人在山林內容居，既享受現代生活的舒適，又體驗到鄉民寧靜、質樸的郊野生活，還能與自然最大限度地融合，身心都得到休閑、放鬆、頤養。人們在欣賞與享受大自然賦予的美麗風光的同時，更能夠同時理解與保護自然，堪稱是一種理想的度假模式。

撲面而至的清新空氣，先就令人沉醉，人在這樣的高負氧離子刺激下，思維是可以如虎添翼一般的，是極其活躍的。讓我們張開想象的翅膀自由飛翔吧。莫干山區的四季風景定然是千姿百態，春日百花盛開，爭奇斗艷，夏夜竹密如蔭，涼風撲面，秋天萬紫千紅，碩果纍纍，冬日漫天飄雪，銀妝素裹。一年四季瀰漫的綠意中，層林疊嶂，野趣盎然在綠水青山的懷抱里，座座土屋改建的民宿，儼然是一個個私密的區域，鑲嵌在翡翠般的深山之中。客房裝飾效果獨特，溫馨可人，有內嵌式壁爐，碎花織品等擺件，裝點出一個都市人夢中的田園之家。浴室被出入意料地設計在開闊的露台上，與大自然渾然一體。傍晚，聽着山泉流淌的滴答聲入眠，童年的夢會回來。清晨，露台打坐，似置身一片青山綠水的澄靜之中，發發呆，想想事，若有似無，若無又有，是一種神仙般的意境。還有一種藏身綠水青山裏的文化創業園區，既重形態又重業態。在那里，舊瓦舊房“逆襲”成了文化創意園，無論是在裝飾精美的咖啡館，還是返璞歸真的體驗區，溫馨總是這裏的主題。或做手工，或聽聽音樂，或就着一株矮樹椿做的茶几，兩張藤椅，泡一壺新茶，沐浴在暖暖的陽光里，靜靜品味着書中的文字，心是靜的，日子也就晃晃悠悠慢了下來。

在我看來，絕不能小瞧了萌發於莫干山，又推廣興起於大江南北各地的“洋家樂”現象。因為，它以自身實踐作為有極強說服力的事例，證明瞭一種內在科學規律與發展成功之路，讓因受到呵護而成就美麗環境的“葉子”，演變為造福一方百姓的“票子”，讓“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”成為真理。這是秀麗的莫干山，在當下時代

背景下，對美麗鄉村建設，更大意義上說，是對中國發展進程的新的重大貢獻。重新認識鄉村，重塑美麗鄉村，既把我們弄丟的鄉村傳統價值找回來，又讓現代公民意識生根發芽，這好像正是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！

誠然，難以設想，假如莫干山沒有竹子，沒有雲海，莫干山還會是一個衆口皆頌的名字，還會造就莫干山新時代的神奇嗎？我因此對莫干山的翠竹與雲海肅然起敬，是纖細挺拔的竹子，造就了莫干山的清麗秀氣，甚至可以說，是茫茫蒼翠竹海，造就了莫干山神奇的秀麗。

二、莫干山的文氣，——文氣是莫干山鮮活充盈得以撫慰人心的最大底氣

莫干山的一片秀色，令掩隱其中的240余幢有着五顏六色屋頂，風格迥異的別墅，像美術家手里的調色板上極其豐富的顏料一般，點綴在莫干山這幅以綠色為基本色彩的油畫中，恰到好處地豐富了莫干山的色彩，也讓莫干山充滿了濃鬱的人文藝術氛圍。

“宅者，人之本。人因宅而立，宅也因人得存。人宅相扶，感通天地。”《黃帝內經》早就精準地揭示了建築與人互為依存的辯證關係。古人又

言“養移體，居移氣”，也是說的一個人的氣質確實會與其居住的環境相互影響。建築是為人服務的，建築必然關聯到人，且建築的最高本質是人性，是人性的空間化和一種固化。莫干山的建築歷百年滄桑，依然那麼有情致，依然那麼光彩誘人，不失其藝術魅力，足以證明，建築不是無情物，不是一堆靜止的、凝固的，沒有生命的固體物，它是有獨特內涵和恆久溫度的。

一棟出色的建築，從造型設計到功能考量的全部工程、每個環節，無不體現出建築的特點特色，體現出建築者乃至使用者的學養與喜好。波蘭學者阿莫斯·拉普特在他的名著《住屋形式與文化》中指出，住屋形式的形成是一個多因素的產物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“文化”。文化，才具有“決定性的力量”。學者李南因此研究確認，除了需要就地取材的因素，決定莫干山近代建築形式的“文化”有兩個方面。一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殖民地文化的直接侵入影響，另一方面更關鍵的因素就是中國傳統的建築文化，這也是由中國建造師的力量所造就的。由於直接參與別墅建築工程的是中國建築工匠，他們必然會將本土文化要素，從建築理念

到建築圖紙，帶入西式別墅建築中，令西式別墅也更多地開始呈現中國傳統園林的含蓄意境和時空觀。(李南《莫干山——一個近代避暑地的興起》)這個分析判斷是可靠的，正是立足這個意義上，我們可以說，莫干山的文氣，先就由莫干山的輝煌建築，撐起了它的基本的、直觀的骨架。

在莫干山觀賞、品味建築文化的韻味，是一件不失奢侈卻不算太困難的事情，以至於像我這樣並無建築專業知識的人，也會在數度客居莫干山後，對於這種由東西方不同建築文化的交融交匯現象產生莫大的興趣。在我看來，莫干山546號“林海別墅”，是最具說服力的建築實例。林海別墅總體規模不算很大，兩幢建築並排在一起，構成了別墅的主體。有趣的只是，兩幢建築風格迥異，特徵異常明顯。居東的建築名為“鶴嘯樓”，這是一幢有着寬大內陽臺的兩層小樓，琉璃瓦、老虎窗、拱券、寶瓶欄杆等的細節，讓人一望可知是西式建築，樓前栽有兩棵美國大王松，松針修長，霸氣十足，階前兩株血樣的茶花，自法國移植而來，其勢亦如人。西邊緊挨着鶴嘯樓的建築為議事廳，取名“靜樂軒”，則是一幢典型的中式建築。仿中國傳統宮殿式建築樣式，飛檐翹角，金黃色琉璃瓦，正脊吻獸，樑上刻有八仙過海故事，入口19扇落地木窗刻全套《西廂記》插圖。室內匾額兩塊，一書“白忍堂”，為民國大總統徐世昌題，一書“風月無邊”，為孔子七十七世孫孔德成題贈。另有楹聯多副，分別為末代狀元劉春霖題“說劍臨池閑愛山中歲月；引泉疊石清到竹里人家。”光緒二十四年榜眼夏壽田題“奇氣發山川，虎嘯龍吟，定有英雄來說劍；深情託豪素，窗明几淨，最宜佳士此臨池”。光緒三十年傳臚張啓後題“于此滌塵囂，攜蠟屐奚囊，小憩園林恣娛賞；其間饒靜趣，就風亭月樹，先安筆硯對溪山”，室小匾額多，令初入者頓生眼花繚亂之感。

耐人尋味的是，兩種截然不同風格的建築直接粗暴地並置在一起，各自標識度鮮明，卻並不違和，不能不說是一種和諧的文化融合。

(未完接下期)



共和國第一代空軍飛行員周飛同志 百歲高齡魂“飛”藍天



仁人，1937年10月入伍，1940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80年11月離休。2022年6月20日11時03分因病在聯勤保障部隊第九〇〇醫院逝世，享年100歲。

他說，周飛同志歷任連指導員、營教導員、副團長、團長、福州空軍司令部領航處處長、軍訓處處長等職。在抗日戰爭中，周飛同志參加了百團大戰，參加了1940年—1942年晉察冀抗擊日寇“反掃蕩”的戰鬥。在解放戰爭中，參加了津綸戰役、察哈爾作戰、解放石家莊戰役、平津戰役中的新保安戰鬥，以及進軍大西北、解放太原、西安、蘭州、銀川等戰鬥。榮獲三級自由獨立勳章兩枚、功勳榮譽章一枚、三級解放勳章一枚。

他說，建國前夕，在我軍組建空軍的大時代中，周飛同志積極投身航空事業，克服知識薄弱、身體素質等問題，以頑強的精神將自己鍛造成共和國空軍早期難得的飛行人

才，並將一生奉獻給了空軍的飛行事業，用生命恪守了一位軍人保家衛國的忠勇。

他說，周飛同志畢生從事軍隊工作，在職時他是一位合格的人民解放軍，他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，關心國家和軍隊建設的大事。他認真學習黨的創新理論，堅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，自覺在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動上時刻與黨中央、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。他刻苦學習、謙虛謹慎；作風民主、平易近人，為人正派、任人唯賢；團結同志、寬厚平和。離職休養後，他關心干休所建設，積極參加組織生活，關心支持工作人員的工作，深受工作人員好評。

他最後說，周飛同志的一生，是革命的一生，戰鬥的一生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，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。他是我黨的優秀黨員，是我軍的忠誠幹部。他的崇高思想、高尚品質、優良作風、革命風範和光輝業績將永載史冊，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學習。



周飛同志一生情系祖國的藍天，七十多年前，他作為共和國第一代空軍飛行員，駕機保衛祖國的藍天。今天他以百歲高齡魂“飛”藍天。(冰凌)

